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我那时已经十岁了，在学堂读二年级。放学了，小跑步走路，一回到家，书包往桌子上一扔，马上去割猪草，割好猪草后又马上回家。干什么，烧饭，淘好米，切好咸菜，切好茄子，咸菜与茄子上倒了一点菜油，放在蒸格上，这叫炖。好了就烧火，这七月天本来就热得烦人，到灶膛口烧火，是热上加热，我感觉汗像水从身上滚下来的。烧火间歇的时候，我还要

把八仙桌搬到场地里，说是搬，其实是自己钻到八仙桌下面，用肩胛中间的那块肉顶出去的。自己一步一张眼，慢慢地将八仙桌顶到门外，放平，再回到灶间看火头，闻饭香，好了，但人还不能休息。我先从花袋里扒出猪草，将猪草放在砧板上切，切好后，顺手刮进田桶。拌猪草了，跨步从里屋舀出几斤米糠，再用广勺从锅边的汤罐里舀温开水，将水倒入田桶，开始捣米糠，先顺时针方向捣几圈，再逆时针方向捣几圈。看稀稠程度，也要看凉热温度，还要看糠草比例。差不多了，右手拎起猪桶往猪圈赶去，猪桶重就拎一段顿一顿，到了猪圈，一手提桶，一手托桶底，眼睛瞄准猪盆，由少到多由慢到快，将猪食倒进了猪盆。我必须马上折回，因

“管起来”的注脚
冯锦富

新民晚报登载普陀区宣布3年内小区改造将覆盖逾500个小区，其中引人瞩目的一条措施是，不断解决老旧住房使用中的破、渗、漏、堵等问题，这样的提法，在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的大背景下，注定成为地方政府工作新作为的指向之一。

不过，在褒扬与期盼之余，围绕如何提升小区要“管起来”的能力，坊间出现了不小的争议。有质疑者提出，文明城区建设，不断解决老旧住房中的破、渗、漏、堵的现实推进，小区物业的责任必须强化落实。但这种呼吁补责任短板的声音，很快被“请别急着说物业，先看看管道有多锈蚀”怼了回去。

然而，管道锈蚀与物业责任丝毫不矛盾。在基本确定老旧房屋内设总下水管的生铁管年久锈蚀，以及总大粪生铁管的氧化破漏的前提下，按时按约做好沟洫疏浚，防止堵塞本是应该的事，结果由于有物业爽约、不定期按点作业，久而久之造成下水总管道堵塞污水倒灌居民家中的事情不时耳闻目睹。老旧小区大部分房龄都是二十年以上的多层房，对此种本职责任没有彻查，甚至没有强化物业责任，就会有后续的居民烦恼产生。

强调这一点可能让有些物业人不快，但实际上，正是需要这种对补责任短板的严谨，才能让老旧小区改造“管起来”的工作系统转起来，才能稳步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管起来”，需要更多物业人恪尽职守、勇于担当。

时间过去3年了，我却常常会忆起。因为活到这份儿上，家人第一次给我过生日，能不忘家人吗？

丰盛的菜肴，事先定做的蛋糕，这是不必细述的。但是，有一份生日礼物是必须要说的，而且这也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动因。

这份礼物虽轻，轻得不足一两，甚至只有几钱，但在我的心里却觉得很重很重。

肯定不是烟不是酒不是衣服不是水果等非物质东西啦！

不用猜，猜也猜不到的。

我是在阳春三月草木葱茏的季节里出生的，父母不认字，却给我起了个春华的名字，华者，古义花也，春天是百花齐放的季节啊！大约在



我在读书，书里也告诉了这个道理，生活是靠人做的，可这样日里夜里地做，人要做死的。

母亲说，新社会了，人吃饱了，人只有懒死，不会做死的。

我半信半疑，但母亲是非常严肃的，她对我说：儿子，小国家，要从小晓得，人不做就没有什么吃的，就没有什么穿了，做了才有米饭衣裳吃穿。她要求我心里明白：现在在家里拥有的一切，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一家人拼命做了以后才得来的呀！

母亲说的都是事实，也是我看见的事实，但是人总得休息。那个时候我盼望天下雨，天下雨了，有的生活不好做了，就可以在家里打个盹了；即使人到田间去，还要看看天的颜色的，所以总是要晚出去一点时间的。这样的日子是过了几天的，但没有多少日子，队上有了套鞋，而且是长筒的，后来又有了那种很薄的薄塑料雨衣。这就是说，不管下什么样的雨，有了套鞋与雨衣，人的两只手照样可以腾出来干活。就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觉得父母三百六十天是在田里忙碌的。

我有时非常痛恨这种忙碌，在痛恨中希望自己将来不做父母的生活。

但生活不是你想象的，你不想做的往往就是要你做的。

清晨，母亲对我说：别人家小囡，都去田里帮助大人拔秧了，你也去一次！母亲的商量其实就是命令。我去了。母亲叫我下地了，让我蹲在她身边，

给我讲了几个要领，并且示范了一下，自己就开始拔秧了。一畦的秧苗有两米宽，母亲拔了四分之三的距离，我只拔了一点点，可是我依旧赶不上母亲的速度，而且越来越落后。不一会儿，我感觉头顶的头发里像是爬满了无数的小飞虫，它们在咬我头皮，头顶发痒了，痒到了心里。我洗洗手，两手挠头，用足力气，往肉里抠去，可是越抠越痒。母亲看见了，看见我头上满是泥水，看见我一脸的不悦，说：回去吧，回家烧饭去吧。

突然想起，再热再烫的烧饭比起拔秧来，人要惬意得多。

我真的走了，回家了，回头望望低头拔秧的母亲，感觉有些内疚，心里想：这飞来飞去的小飞虫能够钻进我头发，能够弄得我心烦意乱，它们难道不钻母亲的头发？我想不

在中国美术界中，刘海粟与徐悲鸿之间有一时瑜亮之称，他们一生恩怨纠葛，一直水火不容，就连周总理从中也未能调和。因为徐悲鸿有过一段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的经历，时间虽不长，仅两个月，故有徐悲鸿与刘海粟是否存在着师生关系之说，徐认为刘从未到课堂听讲过课，故自己非刘的学生，而刘以为凡在上海美专听过课的都是刘家弟子，为此两人笔舌开战一生，实际上刘徐师生之争已难言孰是孰非，然从参加评论的第三者中倒是可以看出一些大师之间的微妙关系。

颜文樑也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位大师，当年刘海粟在上海创办美专，颜文樑则在苏州创办美专，两位都为中国现代美术作出过极重要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有次我去淮海中路颜文樑府上，当时也言及刘徐师生关系之事，颜文樑回答很有亮点，只说“刘海粟确实没有直接给徐悲鸿上过课”。

看来大师之间也有微妙的关系，确实很有意思。

就递给我一条价格不菲的大中华（千元一条，市面上无售），孙女从小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草绿色的封面，巴掌般大小，真的很小很小，很轻很轻。打开来，一行行娟秀又稚嫩的文字出现在我眼前：

《走马乌镇》：我还问接待我们的郁欢先生：“又忧郁又欢乐，你的名字岂不矛盾？”他回答我：“因为这是矛盾的故乡，我的姓名就是矛盾。”

《安吉的城标》：一挂斧劈石，几丛修竹，活脱脱勾画出了安吉的本质，活生生地构筑起了安吉的城标。活竹上城标，高洁，清雅。

《圆明园写》：然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地狼藉一地荒芜，这些遗物以其凌

新场的嘉乐堂位于新场大街258号，坐东面西，宅院幽深古朴典雅。

据居住在老宅里的郑家玄孙郑树乐听长辈说，这宅院是他曾祖父在1875年至1908年清光绪年间建造的。

郑树乐的曾祖父是做布匹生意的。19世纪中叶，其曾祖父在新场落脚后苦心经营布店，生意日渐兴隆，娶妻生有二子叫郑锡章和郑锡之。在郑树乐祖父郑锡章长大成人时，布店生意相当红火，家庭殷实，资金有所积累，于是他的曾祖父在新场置田造屋。

嘉乐堂在当时的新场造得非常气派，三进五开间，前座后宅共有二道仪门。第一进是店面，穿堂进去后是围墙；正中为头道仪门，仪门额题为“业精于勤”。过仪门入大厅，大厅有厅楼，形成“H”型的建筑结构，精致有序。整个建筑为二层楼。正中的客厅是雕梁画栋，八扇门的裙板上雕的“八骏图”保存完好。天井地面嵌石拼花，落地门窗宽敞，雕刻精美，两侧墙上饰有琉璃镂空花砖，色泽虽经百年而鲜艳如初。

后院的一株桂花树是建造宅院时所植，至今树龄在百年以上。后墙的仪门，通向嘉乐堂的后宅。

取名嘉乐堂，其意为“祖祖辈辈祥和快乐”。仪门题额为“业精于勤”，一层意思是说明郑氏家业是因“勤”而拥有；另一层意思是勉励家人及子孙后代都要勤勉于学习、经营，要锐意进取以取得学业、事业上的成功。只有这样，才能如堂名所昭示的那样，祖祖辈辈幸福欢乐。

宅院造好后不久，郑树乐祖父郑锡章结婚成家生育一子，取名“嘉乐堂”中的“嘉”字，名叫郑汝嘉。郑家后代人丁兴旺，郑汝嘉生有三子四女，郑树乐祖父将“嘉乐堂”中的“乐”作为长孙名字，叫郑树乐。后又生个男孩，祖父将“嘉乐堂”中的“堂”作为次孙名字，叫郑树堂。后来的郑氏后人，以仪门题额作为家风，代代相传。嘉乐堂里，那棵百年桂树摇曳飘香着。

喧嚣城市中心还有如此茶禅一味角落，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曹沥为女儿起了个不落俗套的名字：混尘，他听到女儿出生消息正逢春末夏初清晨湿漉漉仙乐斯广场感觉。看来有点唐诗功底，不知道外甥名字又要用什么典故。

许多老同学老朋友的生活轨迹扑朔迷离，人间蒸发长期失联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他还常常牢记着几位老同学老朋友，他家还是在仙乐斯广场后面弄堂里，老同学老朋友从全球各地漫游回故乡，走过路过南京路千万不要错过，仍旧到老地方串门集合。他可以带全

球游客免费游览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国际饭店的城市原点。这条弄堂里有许多故事，他还有一肚皮仙乐斯广场周边的风土人情掌故趣闻。

弄堂后面通风阳路，泊好车去黄河路小聚。看到前面还有两辆车，我们在前挡风玻璃留下电话。吃了半顿饭挪车电话响了。拖了一会赶到弄堂，着急出去办事的人已经叫出租车走了。吃饭回来我们的车又被后面车顶住。我们不急，就在弄堂里小花园喝茶聊天，等待不付费驾驶员回来。

多年前这里的黄昏非常喧哗热闹，几乎来上海游玩的外国游客晚上一定会来仙乐斯广场看杂技表演，夜生活打卡地标。许多大巴中巴小车停在广场上，那时广场才是开阔的广场，木偶剧团也在这里演出。现在谁还知道上海还有个木偶剧团？凤阳路同福里动迁清场进行得差不多了，复制成凤阳路新天地是地产商的正常思路。长江公寓和卡尔登大戏院等百年前的故事都是古董级传奇，坐在黄河路凤阳路口喝茶聊天，不知道时光逆流还是往前顺流，包浆斑驳的建筑和玻璃幕墙大厦把时空弄成一幕幕穿越戏剧。

前些日子经过仙乐斯广场，想起曹沥又惦记免费车位。电话拨过去，他说人在福冈居酒屋微醺呢。

几时陪他重游黄山茶林场，重访谭家桥，走进“徽青古道”，那才是老曹同学最开心的时光。

七夕会

乱悲凉的线条，勾画出战争的残酷和侵略者的凶暴与贪婪。

让这一堆废墟永远警醒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吧！

《日食》：在蚂蚁的记忆里，留有一个可怕的梦魇；在蜜蜂的回顾中，瞥见了一个“冰川世纪”……

还有很多很多，不一一摘录。

我真的被感动了，眼泪饱含眼眶，忍住，不要滴下。

孙女从懂事起，每到我的生日，总会给我发来祝福，虽寥寥数字，却饱含一份千金难买到的亲情。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是友情，李白与汪伦之间的友情。

我孙女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虽然很小很轻，其中蕴含的亲情却很重很重！

